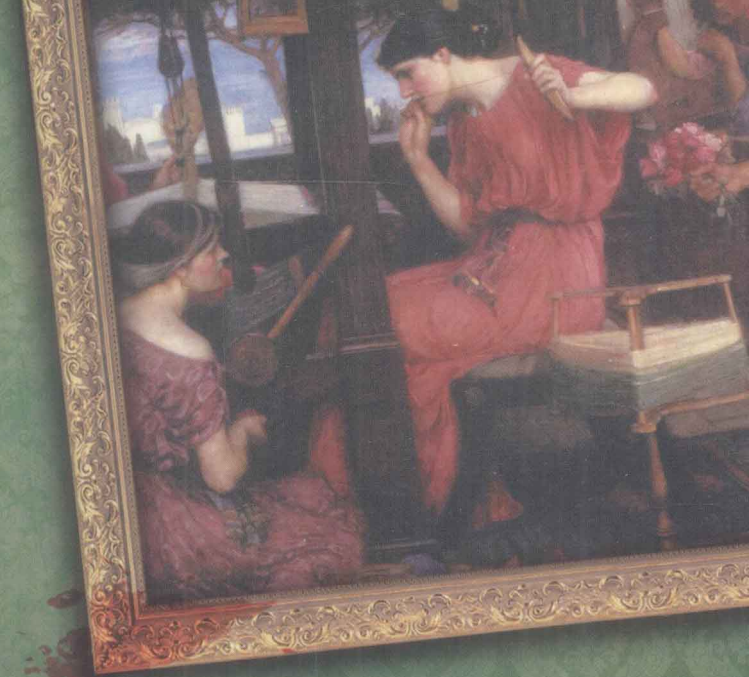


保罗·霍尔特侦探小说



# 佩内洛普的网

(法) 保罗·霍尔特 著  
王琢 译

LE TOILE  
DE PENELOP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佩内洛普的网

*La toile de Pénélope*

(法) 保罗·霍尔特 著

王琢 译

Le Toile de Penelope by PAUL HALTER  
Copyright © PAUL HALTER ET EDITIONS DU MASQUE-HACHETTE LIVRE, 2001  
© PAUL HALTER 2010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i Wu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佩内洛普的网 / (法) 霍尔特著; 王琢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33-0764-2

I. ①佩… II. ①霍…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3967号

---



## 佩内洛普的网

(法) 保罗·霍尔特 著; 王琢 译

责任编辑: 邹 瑀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邹 瑀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9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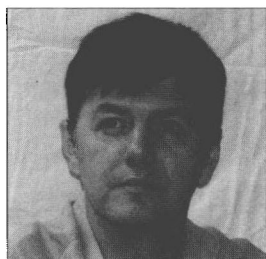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2年7月第一版 2012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764-2

定 价: 23.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保罗·霍尔特 Paul Halter (1956—)

当代法国侦探小说作家，硕果仅存的坚持本格侦探小说创作的欧美作家，被誉为“黄金时代侦探小说最后的捍卫者”。

霍尔特一九五六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省的阿格诺。一九八七年以《第四扇门》一书获得干邑侦探小说奖而正式出道。之后陆续创作以“阿兰·图威斯特博士”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及其他系列作品，代表作有《第七重解答》、《达特穆尔的恶魔》、《恶狼之夜》等。霍尔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描写不可能犯罪的正统解谜之作，以密室、不在场证明、足迹消失等核心诡计为卖点，凭借异想天开的构思、缜密的逻辑推导以及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解答征服了广大读者，成为当代欧美侦探小说作家中最为“古典”、“另类”的一位，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本格侦探小说的领军人物。

1	第一章 突如其来的信息
11	第二章 归来的奥德修斯
16	第三章 忠诚的佩内洛普
21	第四章 蜘蛛夜晚结网……希望?
30	第五章 照片
36	第六章 难以解释的相像
40	第七章 一扇敞开的门
48	第八章 公文包
56	第九章 奥德修斯的怒火?
63	第十章 佩内洛普的网
69	第十一章 赫斯特督察不喜欢自杀案件
76	第十二章 不在场证明
83	第十三章 死者何人?
91	第十四章 隐藏的头发包和瘪轮胎
97	第十五章 小人国的故事
103	第十六章 有人提到希波克拉底
111	第十七章 寡妇的叙述
117	第十八章 格列佛的下场
123	第十九章 赫斯特督察搭建城堡
129	第二十章 关于牵线和抽屉
138	第二十一章 两个哈尔比亚
146	第二十二章 如何穿网而过……
157	第二十三章 楼梯上的脚步声
168	尾 声

## 第一章 突如其来的信息

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

气闷的黄昏时分，保罗·雨果医生和他的朋友们坐在黑天鹅酒吧的一张桌子周围，再次举起酒杯庆祝。这已经是他们拜访的第二家酒吧，而且显然不会就此作罢。他们甚至打算挨个儿拜访沃塞斯特市的每一家酒吧。他们为何如此兴奋，如此意兴盎然？是为哪个打算去往遥远的英联邦国家的朋友送行？是因为有人将离开他们去参军？

保罗·雨果医生显然是今天的主角，因为大家都在举杯为他祝福。不过雨果医生的年龄显然并不适合参军。他已经快四十岁了，中等身材，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唯一的特点就是纤细的金色胡须和银边眼镜。他生性腼腆，言行举止很有节制，嘴边总是带着客气的笑容，和十几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他的同伴们仍然记得他坐在大学教室里的样子：一个明智的、并没有太多野心的男人。

当时他的同学们猜测他将会成为乡村医生，他自己也是这么打算的。

实际上，这次老朋友聚会的原因并不神秘。尽管大厅里烟雾缭绕、人声嘈杂，黑天鹅酒吧的其他客人仍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了解聚会的原因。坐在桌边的那一小群人情绪高昂，谈话声响亮，而且毫不转弯抹角。

“你这个老家伙！我真的无法相信……你最终找到她了！”

“是呀，我还以为你要去做僧侣……”

“你这个叛徒！现在倒好，我成了唯一的单身汉！你至少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雨果医生始终面带和蔼的笑容，对于那些调侃——甚至冷嘲热讽——无动于衷。既然邀请了他的老朋友们来庆祝告别单身时代，他就做好了全部准备。今天的庆祝活动只可能有一种结果——坐在身旁的其他医学人士已经自嘲地宣布：“今天酗酒并不为过，甚至应该大力提倡。”

“听我说，再次见到你我很高兴！”说话的是身强力壮的威廉，他胖乎乎的脸上满是雀斑，此刻热情洋溢，“老天，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另外，我们已经多久没有见面了？似乎自从离开学校的板凳之后就没有见过面！”

“是啊，我也一直没有听到你的音讯！”另一个人表示赞同。

“那就说说看……”亨利有一张大脸庞，蓄着胡须，此刻像是审判官一样拧着眉毛，“这么长时间你都干了什么？去了哪里？”

“我可从来没有挪过窝，毕业之后就一直在罗伊斯顿行医。”

“罗伊斯顿？”亨利喝掉杯子里的酒，立刻插嘴，“从来没有听说过，在什么位置？”

“在赫尔福特附近，接近威尔士的边界。”

“那里完全是荒郊僻野，不是吗？”

“也可以这么说。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周围全是果园。不过我很喜欢那里。”

“确实适合你，你从来就不喜欢大城市里喧闹的生活方式。”魁梧的威廉友好地重重拍了一下朋友的后背，“你的母亲曾经向我透露过，你喝第一瓶奶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当乡村医生！”

几个人大笑了起来。其中一名兴奋的同伴开始晃动自己的酒杯。“说到奶瓶，兄弟们，我们的奶瓶已经见底啦，我想你们明白……”

酒杯再次被倒满之后，同伴们再一次举杯祝福未来的新郎。他们又开始盘问雨果医生，而且目标更加明确。

“好了，你最好向我们介绍一下她，我们甚至不知道新娘是谁！”

“也不知道她什么样子！”

“老伙计，我希望你带来了一张照片！”

“你说到点子上了！如果一个未婚夫没有随身携带意中人的照片，他肯定不是真心爱她！”

“比尔<sup>①</sup>，我同意你的说法。”雨果医生伸手摸索上衣内侧的口袋，“你可别想把我归为那一类人。”

医生把照片放在桌子上，就在啤酒杯中间。照片上的女人一头长长的金发从中间分开，露出一张完美的蛋形面孔，展现出天使般纯洁的气质，立刻让人感到温柔优雅。不过她明亮的大眼睛同样表达着悲伤、气馁和其他情绪，那双眼睛似乎空洞而执著。

观众们立刻发表评论。

“嗯！不坏……真不错。”这一群人当中的花花公子卖弄地评论

---

<sup>①</sup>比尔是威廉的昵称。



道，“要我说很出众！”

“这样的美人你怎么找到的？我猜猜，你肯定心花怒放……”

“我说，她叫什么名字？你还没有告诉我们名字！”

“露丝……露丝·福斯特。”

说出她的名字的时候，雨果医生的表情有点古怪，但是没有人注意到。

“她看起来还很年轻，不过应该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对吗？”

“是的，三十六岁。”

“她肯定很有远见，一直耐心等待着你向她求婚？”

“这个……”

“罗伊斯顿的人都瞎了眼吗？”

“瞎了眼？”雨果医生哀伤地重复着，“我的朋友们，被你们说中了，因为……”

“保罗，你肯定在耍我们！”威廉又脱口而出，“任何人都会注意到像她这样漂亮的女人，即便是罗伊斯顿那样的穷乡僻壤也会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另外，露丝以前结过婚。”

“结过婚？我就知道！”

“我亲爱的保罗，我希望你没有拐走这个迷人而乖巧的女孩子？你不会用什么手段促使她离婚，以便……”

“露丝并没有离婚……她是一位寡妇。”

一阵沉默。雨果医生一直凝神盯着那张照片，最后他发话了。

“她守寡两年了。不过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她甚至是我童年的伙伴之一——我一直暗恋她。我到罗伊斯顿落脚的时候，发现她也住在那里，真的大吃一惊……”

“她的丈夫怎么了？”

“实际上……他遭到了野蛮的袭击……”

亨利猜疑地接口：“阴暗的街道上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不对，是在一条河流的岸边，而且……”

“保罗，别告诉我……”

“当然不是！”威廉立刻说，“保罗从来没有胆量干那种事情！”

“谢谢你，比尔。”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使用更加精巧的手段，比如说砒霜或者洋地黄，对于我们友善的乡村医生来说这只是小菜一碟……”

“谢谢你，比尔，你真善于在背后捅刀子。”

“他就死在河边？”那位比尔不依不饶，仍然带着嘲讽的笑容。

“并不完全如此。你们最好让我说清楚……首先，你们是否听说过这个人——弗雷德里克·福斯特？这个名字是否有点耳熟？”

“弗雷德里克·福斯特教授？是不是那个去了南美洲后再也没有回来的蜘蛛专家？”

“是他？福斯特教授？我也有点儿印象。”亨利挠着脑袋，“我肯定看到过一篇文章介绍他失踪的事情。他去南美洲打算研究一些稀有的蜘蛛，对吗？”

“没错，他的专长就是研究蜘蛛。科学界焦急地等待他的研究成果……可是希望都落空了。他离开英国已经三年了。到达巴西之后，刚开始的几个月还有他的踪迹，后来就音信全无了。”

“没过多久就发现了他的尸体？”

“是的，就在一条河流的岸边。那个可怜的人遭到了一伙野人的袭击。实际上那个时期，我们对于他的生还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可是他的死讯还是让我们深受震动……我……我……”

“你真的那么伤心？”亨利讥讽地问。

“说实话，没有那么伤心。”雨果医生深感窘迫，“正是这一点让我良心不安。因为从那时开始，我就知道露丝将会成为我的妻子……”

“哈哈……你还算有耐心，等了两年！”

年轻的医生平静地喝掉了杯中的啤酒，然后才回答：“在罗伊斯顿那种小村子，两年的时间并不算长。其实关于我和露丝的流言飞语由来已久。也不能完全说是流言飞语，因为我确实一直爱着露丝，尽管她身染疾病。”

众人再次陷入沉默。雨果医生的语气和态度证明她的病情相当严重。他的同伴突然意识到不应该胡言乱语。

“那么……她得了什么病？”其中一个人终于鼓起了勇气。

雨果医生脸上浮现了忧伤的笑容。

“刚才你们说过，罗伊斯顿的村民们都瞎了眼睛。实际上正相反，是露丝瞎了眼睛。她的视力非常糟糕，已经接近失明的状态。在她看来，远处的东西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近处的人勉强能够辨认出面孔。病源是视网膜的问题，导致她看到无穷无尽的闪光，就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在剧烈颤抖。”

雨果医生的同伴们都垂下头，感到懊悔。医生随后详细地介绍了情况，再也没有人插话。

露丝的病情并没有成为他们感情的障碍，相反，这奇妙地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让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相互之间的真挚情感。

露丝的病情由来已久，十多年前刚刚结婚就发现了问题。他们去咨询知名的眼科专家，医生毫不隐讳他的忧虑。不仅康复的机会

微乎其微，她还必须做更坏的打算——病情可能逐渐恶化。真遗憾，那位专家的诊断是正确的。而且，她的视力过于糟糕，戴眼镜也毫无用处。

在完全丧失视觉能力之前，露丝还有一段时间尽情享受罗伊斯顿小村庄所提供的美景：那些黑白相间的房子、漂亮的果园和菜园。弗雷德里克·福斯特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位于村口的一栋漂亮的房子，周围有多种多样的树篱、树林和蕨类植物。她最初几年的婚姻生活还算快乐，然后疾病开始骚扰她，不断打击她的情绪。新来的乡村医生去拜访的时候，露丝·福斯特发现是一位老朋友，自然大喜过望。保罗·雨果则远远不止惊喜，但是他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情绪。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目睹露丝的病情恶化，心情沉重却又无计可施。他只能定期去拜访，尽可能安慰他的意中人。很快，她就无法再辨别纸张上面的文字了。她以前那么喜欢阅读，这是多么可怕的打击！保罗·雨果鼓励她，并且帮助她学习使用盲文。从那一刻开始，他们的关系有了小小的变化，不过两个人都把感情埋藏在内心深处。

随后几年的生活越发沉重。弗雷德里克·福斯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经常参加各种会议，照顾妻子的时间自然越来越少。保罗·雨果仍然压抑着感情，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尽管他心头有一团越来越炙热的火焰。

在动身去巴西的前一年，教授家里增添了一名成员：他十八岁的教女佩内洛普失去了双亲，住进了他们家。她相当漂亮，生性活泼，而且大胆放纵，立刻引起了周围年轻人的关注，造成了相应的麻烦，而且她经常夜里很晚才回家。福斯特教授在世的时候，为了让她遵守最基本的礼仪和家规可谓费尽心机。他时常被迫半夜出门

去寻找他的教女，因此他自然怒不可遏，发誓说再也不能容忍类似的做法。

福斯特教授失踪之后，又轮到露丝接纳一名她的家庭成员：她的叔叔，埃德温·布拉夫少校。他退役之后从埃及回到英国，因为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所以到侄女的家里盘桓几日。少校对于露丝的热情招待非常满意，他也非常喜欢那栋大房子，于是留了下来。没过多久，另一名命运的受害者在这个家庭靠岸：詹姆斯是露丝唯一的外甥，是她姐姐的独子。他的父母在一次可怕的铁路事故中双双丧生。詹姆斯刚刚十二岁，出现在这个家庭里再合适不过，因为福斯特夫妇一直没有孩子。不过詹姆斯的教育问题让人有点费心。单从智力上讲，他非常聪明，远远超出同龄孩子，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特别出色。但是另一方面，他比别的孩子显得幼稚，特别痴迷于寓言和童话。他经常和木偶一玩就是几个小时，非常投入，就像五岁的孩子刚刚发现一个新玩具。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无忧无虑的年轻面孔抵消了弥漫在这栋房子里的消沉和忧伤情绪——特别是福斯特不幸去世之后。后来情况有所好转，因为露丝和保罗都意识到他们相互之间的深厚感情。不过他们当然不可能在短期内成婚。

“我们还没有完成法律上的手续。”保罗·雨果解释说，“我们打算下个星期正式成婚。我提早召集了这次聚会，因为担心以后没有机会了。我很在乎这次聚会，因为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我很想念你们所有人……”

他的伙伴们掌声雷动。亨利好不容易让伙伴们平静下来，然后笨嘴拙舌地说：“保罗，我希望你原谅我们刚才的胡言乱语。我们并不知道……真的，你的未婚妻非常漂亮……我们都很遗憾……”

因为刚才喝下了好几加仑啤酒，保罗·雨果医生也放弃了矜持的态度，突然猛地一拍桌子。

“我说朋友们，你们根本不明白！我并没有感到失落和遗憾，你们明白吗！露丝也是一样！我们确实长久以来忍受着痛苦，可是今天，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还有，今天我邀请你们来，是为了庆祝，应该为了这件难得的喜事大声喝彩！我们的婚姻将会是最成功的典范，我们会是幸福美满的极限！不要说废话，快来，把桌子上这些空奶瓶都灌满！”

医生的宣言再次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一杯接一杯的啤酒迅速被喝光，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坏医学同行们的高昂兴致。他们带着醉意准备离开黑天鹅酒吧的时候，一名年轻的信使来到他们这一桌，询问雨果医生是否在场。

“就是我！”雨果医生眼睛通红，罕见地表现出挑衅的态度，“我的小伙子，怎么了？”

“有人吩咐我交给你这个。”他递给医生一个信封。

保罗·雨果医生闭着眼睛，用警告的口吻说：“我的小伙子，听清楚了，如果是紧急的病情，有负责顶替的医生，你明白吗？我已经特意做出了安排。”

那名信使抱歉地回答：“我不知道，先生……我的任务只是把这封信亲自交到你手上，而且我费了不少工夫才找到你。给你写信的是一位露丝·福斯特太太……”

“行了，没问题。”雨果医生抢过信封，然后掏出钱包，给了那个孩子丰厚的小费。

信使离开之后，雨果拆开信封，查看内容。过了几秒钟，他的笑容突然凝结了。他惊骇万分，就像一尊雕像般一动不动。

“出了什么事，保罗？”威廉问道，“是不是你的小露丝催促你回家？”

雨果医生的脸色和他手上的纸张一样苍白，他几不可闻地答应了一声。

“这样可不妙！如果现在你就俯首帖耳，以后可就……”

威廉突然感到不安，话只说到一半。他凑近他的朋友，看到了那个简短的信息。

弗雷德里克还活着。尸体认错了。

他明天下午回来。快回来，求你了！

露丝

## 第二章 归来的奥德修斯<sup>①</sup>

八月八日

露丝的叔叔，埃德温·布拉夫是一位骨架瘦小、肌肉强健的男人。他似乎永远感到酷热难当，几乎一年四季都穿着短袖衬衫。他有一头短短的银发，和红润的脸颊形成鲜明对比。他习惯坐在挨着暖房的走廊末端的一张桌子旁边，此刻正在用纸牌搭建城堡——那是他最喜欢的娱乐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个活动能够帮助他保持冷静、培养耐心和镇定的性情。埃德温·布拉夫少校的特点就是冷静而沉着。

他会时不时抬起头，下意识地观察走廊上经过的人。因为常年在非洲驻扎，他已经养成了习惯，总是观察着周围的各种动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进行干预，控制整个局势。在黑房子定居之后，

---

<sup>①</sup>古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是伊塔克岛之王，参与了特洛伊远征。在长达十年的战争之后，他试图回归故里，经历各种磨难，又过了十年才回到家里。



他就选择了这个角落作为观察点。这里不仅具有战略意义，也相当舒适，阳光透过暖房的玻璃天花板能够照亮这里。实际上，在选择这个地点之前，他已经勘察了所有区域。

罗伊斯顿是一个平静而迷人的小村子，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下面，还有瑞伊河的支流穿过。多数房子都围绕着古老的花岗岩教堂，周围一片翠绿。气氛如此平静，就好像整个村子都在沉睡。不过每一年也有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准备苹果酒的季节。福斯特家的邻居，桑德斯一家就以出产优质苹果酒而出名。黑房子周围都是果园，得到这个绰号肯定是因为它的木结构墙。嵌在墙壁中间的木梁错综复杂，而且和雪白的墙壁形成强烈对比。这栋房子始建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不过福斯特的父亲在印度发了财，对这栋房子进行了大量翻新和重建。所有的门窗框都换掉了，以及所有的地板和不少护壁板。在房子的旁边有一个殖民地风格的漂亮的露台，当然还有那个宽阔的暖房。和暖房相邻的墙壁被拆掉了，换成了大玻璃窗，以便更好地采光。这个主意确实不错，因为那栋老房子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照明不足——周围都是树木、高大的树篱和蕨类植物。也正因为采光的优势，少校选择了走廊尽头靠近暖房的这个角落。按照常理，他没有必要在罗伊斯顿这种平静的小村子站岗放哨，但是六十岁的少校很难改变习惯。埃德温·布拉夫长年与危险做伴，时刻保持警惕。此外，他略微跛足——和一群叛乱分子作战的成果——因此无法进行体育运动。

此刻少校正在认真考虑即将归来的福斯特教授。教授很快就会出现，按理说今天上午就会到家。这将是一次愉快的回归吗？他心情忐忑，试图做出公平的判断。确实，愉快与否取决于不同的视角。